

三 之 書 叢 學 國

墨 子 哲 學

附 農 家 學 說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國學叢書之三
墨子哲學一冊

定價大洋四角

寄費外加

作者 吳興王治心

行處 南京宜春閣印刷局

南京廣藝街南口朝南

版權
所有

發售處

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會書局
上海岳州路二八一號國學社
上海北四川路十三號協和書局
南京金陵神學神學誌出版部

墨子哲學目錄

甲 墨子的生平及其學說

乙 墨子的宗教思想

一 兼愛

二 天志

三 明鬼

四 非命

五 非攻

六 節用與非樂

丙 墨子的智識論

一 說故

目錄

目錄

二智識之構成

三辯論的方法

四辯論的條目

五科學

附載

因明學論略

農家學說

墨子哲學

墨子爲吾國一大哲學家，幾千年來，沈霾於儒學霸權之下；自漢武「罷黜百家，尊崇孔子」以後，歷來儒家，每惑於先入爲主的孟子批評，鄙棄墨學。其實墨學不但在中國學術界中有高尙的地位，即列於世界哲學界，亦不後於他人。謝氏無量說：「墨子之學，多屬於倫理政治之範圍，而關於哲學上之討究甚少。」這種評定，似不確實。

關於墨家學說的著作很少，漢書藝文志所載尹佚一篇，田俅子三篇，我子一篇，隨巢子六篇，胡非子三篇，都僅存其名；惟晉魯勝著墨辯獨傳。此後直至清代始有關於墨子的註解，如畢秋帆、墨子註、孫詒讓、墨子閒詁、王念孫、讀墨子雜詁、張惠言、墨子經說解等，稍稍把墨子之學叫人注意。近今胡適、中國哲學史大綱關於墨子學說的演繹，梁任公初有墨學微，今更擴充其義有墨子學案及墨

經校釋之作，又有伍非百的墨辯解故。我基督教有黃治基的耶墨衡論，張文開的耶墨辯，張純一的墨子卮詁箋，墨學分科等類。皆足以發幾千年來未發之蘊。現在所通行的墨子五十三篇，據胡適哲學史大綱把牠分爲五組：

第一組：自親士至三辯七篇（皆後人假造的）

第二組：尚賢至非儒二十四篇（大抵墨者演墨子所作的，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）

第三組：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（不是墨子的書，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，乃是別墨。）

第四組：耕柱至公輸五篇（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，如儒家的論語）

第五組：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（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。）梁任公有

同樣的分類，惟於內容的真偽問題有些出入。（參墨子學案）

研究墨子學說，當分兩部分——「愛」與「智」——兼愛尚賢，非攻，天志明鬼，節用，節葬，非樂，非命——等篇，屬於「愛」的部分，即類於宗教的道德論。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篇，屬於「智」的部分，即哲學範圍中的智識論。但他屬於愛的思想，不難研究，因為他的宗教思想很膚淺，若用基督教眼光去研究他，不見得有非常的價值。惟有屬於智的方面，佔得學術界重要的位置。因為這是中國的名學，雖不能如今日西洋論理學，印度因明學那樣完密；而產生的時間，早於希臘亞里斯多德論理學之祖且百年。可惜歷來研究墨學的，純從膚淺的宗教方面定是非，絕不注意到這一方面，所以墨子的真正價值，仍隱而不顯。不過要研究這「智」的方面，有兩樣難處：第一，必須明白論理學中的演繹——歸納——等種種方法，而且與數學——形學——文字學——等都有關係。第二，經上下——

等篇殘缺錯漏，不易誦讀，歷來註疏，亦都略而不詳，且每多以意竄改。

墨子學說的價值，是在智的方面，所以研究墨學而不及經上下——等篇，是舍精而取粗，因此依着梁任公所分的「愛」與「智」兩部分與諸君研究。茲先考墨子的生平及其學說——

（甲）墨子的生平及其學說

墨子姓墨名翟，魯人，當時九流十家，各以學術名其家，獨墨家乃繫之以姓。元和姓纂云：「戰國宋人墨翟，乃墨胎氏之後。」然亦有謂墨非姓，乃學派之名者。讀子卮言：「墨家諸人，無一稱姓，去姓而稱號，與釋氏之法同，孟子所以斥爲無父。」莊子說：「繩墨自矯。」荀子說：「刻死而附生，謂之墨。」是說墨翟以墨爲教，卽老子知白守黑的意思。章太炎說：「墨或其綽號，猶朱公白圭也。」禮云：「夏后氏尚黑，墨黑也，墨翟祖述夏禹，故稱墨。」此又一說也。有人說他是宋人，由

於司馬遷在孟子荀卿傳後說：

「蓋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爲節用，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。」

漢書藝文志在墨子七十一篇下註：

「名翟爲宋大夫，在孔子後。」

故葛洪神仙傳李善註文選楊倞註荀子都說是宋人。然據公輸篇「歸而過宋」之言，可以知其非宋人。也有人說他是楚人。余知古記荆楚事，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：「墨子北方賢聖人也。」呂氏春秋記公輸般將以楚攻宋，墨子聞之，起自魯，十日十夜至郢，其非楚人又可知。

孫詒讓墨子閒詁定他爲魯人，近今胡適梁任公都是其說，因此說他爲魯人者近是。

其學出於儒家淮南子要略說：

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糜財而貧民，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」

夏尙質，周尙文。故說是祖述夏禹。孫星衍墨子註後序有一段說：

「墨子有節用，節用禹之教也。孔子曰：禹菲飲食，惡衣服，卑宮室，吾無間然。又曰：禮與其奢寧儉。又曰：道下乘之國，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。又有明鬼，是致孝鬼神之義，兼愛，是盡力溝洫之義。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，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，而雜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脰無毛，沐甚風，櫛甚雨，列子稱禹身體偏枯，手足胼胝，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，顏色黎黑，竅藏不通，步不相過，皆與書傳所云：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思天下有溺者，猶己溺之同。其節葬，亦禹法也。尸子稱禹之喪法，死於陵者葬於陵，死於澤者葬於澤，桐棺三寸，制喪三日，見後漢書註。淮南子要

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，死陵者葬陵，死澤者葬澤，故節財薄葬，閑服生焉。又齊俗稱三月之服，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。高誘註云：三月之服，是夏后氏之禮。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喪三月，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：子法周而未法夏也。子之古非古也。又公孟謂子墨子曰：子以三年之喪爲非，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。云云。然則三月之喪，夏有是制，墨始法之矣。」

此段說明禹墨相同之處。列子以禹墨並稱，莊子謂「墨者爲禹之道」，故有信其學之出於禹者。漢書列尹佚二篇於墨家之首，註尹佚周臣，在成王時也；或卽史佚，卽成王桐葉戲弟時，嘗曰：「天子無戲言之人。」晉語「周太史佚實爲文王所訪，遺書十二篇，劉向校書，列爲墨家之首。」呂氏春秋當染篇謂：「墨子學史角之後，史角蓋深明郊廟之禮者。」故漢書稱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廟之守。

墨子嘗游歷齊衛宋魏越楚諸國，宋之政府用子罕之計囚墨子，墨子曾靡致憾於宋。公輸般將以楚攻宋，墨子聞之，自魯往，裂裳裹足，百舍重繭，行十日十夜，至於郢，見公輸般，且因以見楚王。歷陳非攻之義，王及公輸般不能難，而攻宋之念不衰。墨子乃與公輸般角攻宋之技，公輸九設攻城機變，墨子九距之，公輸之攻械盡，墨子之守圉有餘。公輸般誄而曰：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墨子亦曰：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楚王問其故，墨子曰：公輸子之意，不過欲殺臣，殺臣宋莫能守，可攻也；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，待楚寇矣，雖殺臣不能絕也。楚王曰：善，乃止。

齊欲伐魯，墨子見項子牛及齊王，說而罷之。魯欲攻鄭，墨子見陽文君，說而罷之。

越王使公尙過以車五十乘迎墨子，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封焉。墨子謂

公尙過曰：子觀越王之志若何？越王將聽吾言，用我道，則翟將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於羣臣，奚以封爲？抑越不聽吾言而我往焉，則是我以義難也，均之難，亦於中國耳，何必於越哉？

卽此，可以看出他的主義和他的志操。我們現在且查考他產生的時期，黑子生於何時？實在沒有確實的答覆。史記稱「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」，畢沅說他是「六國時人，周末猶存」。

孫詒讓說：

「墨子之生，蓋稍後於七十子，不得見孔子，然亦甚老壽。故前得與魯陽文子、公輸般相問答，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，又逮田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，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，——當與子思同時，而生年尙在其後，蓋生於周定王之初年，而卒於安王之季，蓋八九十歲。」

汪中亦有詳細的考論，大致與孫氏相同。

胡適說：

「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，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；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，到吳起死時，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。」

梁任公以爲胡適之說，則又失之太前，他說：

「墨子生於周定王初年，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；墨子卒於周安王中葉，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右所考證，專以墨子所曾交接之人爲根據，參伍其年代以求之；墨子所曾交接之人，其年代可推求者：

(一)公輸般(二)魯陽文君(三)楚惠王(四)宋子罕(五)齊太王田和(六)告子(見墨子學案)

茲更以墨子的時代關係與歷來對於墨子的批評介紹一二：

影響最大的批評，要算是孟子的幾句話：

「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」

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」

前一段可說是謾罵，不是批評；後一段不但不是批評，簡直是極其恭維的話。我們看孟子痛詆墨子的口氣，知道純是一種偏狹的門戶之見。墨子雖曾學於儒家，其學說却處處與儒家反對，讀非儒篇，知儒墨主義之不同，互相詆毀，固無足怪；幾千年來，讀孔孟書者，乃受先入爲主之影響，莫不從而附和之。

其次則爲莊子之批評，天下篇有一段說：

「不修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，不暉於數度，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；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。爲之太過，已之太循，作爲非樂，命之曰節用。生不歌，死無服，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，其道不怒；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與先王同。毀古之禮樂，黃帝有咸池，堯爲大章，舜有大韶，禹有大夏，湯有大濩，文王有辟雍之樂，武王周公作武。古之喪禮，貴賤有儀，上下有等，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無服，桐棺三寸而無槨，以爲法式，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，以此自行，固不愛己，未敗墨子道。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觥，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爲也，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獨能任，奈天下何？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墨子稱道曰：昔者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，而通四夷九洲也，名山三

百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，禹親自操橐耜，而九雜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脛無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；使後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爲衣，以跣躋爲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爲極，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爲墨。」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叢已齒鄧陵子之屬，俱誦墨經，而倍謠不同，相謂別墨。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，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，以鉅子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莫得爲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。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，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無胈，脛無毛，相進而已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

勤勞自苦的墨子，在逍遙遊敖的莊子眼中，自然是臭味不同，加以貶駁。但在其五百餘言層層貶駁之末，忽然一揚，而稱之爲「天下之好」，爲「才士」，寓